



拜访文坛泰斗阎纲

□吴海鹰

车窗外,天气晴朗,阳光明媚。我的心情分外激动,昨晚就睡不着——父亲昨天发微信,要带我去拜访当今文坛泰斗阎纲老先生。在车上,父亲简单介绍了阎老,他是全国著名文艺评论家、作家,曾参与编辑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评论选刊》等,著作颇多。

车行一个多小时,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礼泉县永康颐养中心。我们敲开阎老先生的房门,阎老正在电脑桌上写作,父亲和他打招呼之后,他说:“你们先坐一下,我把手上这点活忙完。”我们静静地坐在客厅等待,环顾客厅四周,除了一个长沙发和两个竹椅,全是书。墙上挂着著名画家吴冠中为阎老画的“鲁迅先生睡像”“葵花图”和“夜幕咖啡馆”,旁边还挂着7幅阎老的照片。我小声问父亲:“阎老多大年纪了?还在写作?”父亲说阎老91岁了。我一听有点懵,这么大的年纪,不应该是安享晚年吗?

片刻,阎老走出卧室,大家都站了起来,我这才看清阎老的面容,虽然清瘦但是双眼炯炯有神。父亲对阎老师说:“阎老师,我今天来,除了给你送我的新书外,主要是领着几个你的粉丝,让你给他们签个名。”阎老说:“可以可以,你们先坐着。”阎老衣着朴素,里面穿了件白衬衣,外面套了件马甲,戴了副褪色的金丝边眼镜。阎老对我们说:“把书拿来。”大家就把厚厚的一摞书,先后递给阎老签名,阎老给我的书上签“海鹰先生 人生体验 写作经验 指正 九十一岁留念 阎纲 我活着 我作证 癸卯二〇二三年”。签名时,我明显感到阎老的手在颤抖,我小心翼翼地拿起阎老为我签名的《我还活着》,心里十分感动,这么大的年纪,还在写作,他的精神和体力是何等坚韧不凡。

回去的一位叔叔对阎老师说:“阎老师,我想在咸阳开个拓片展览,请你给我带的拓片上题几个字,你看润笔费怎么给你?”阎老立即瞪大眼睛,激动地说:“你要给我钱,我就不给你写了……文学是神圣的,不可亵渎!”阎老铿锵有力的言语,一时让那位叔叔很窘迫。那位叔叔赶紧说:“对不起!阎老师,你是全国有名的大家,让我给我拓片上题字,你年龄大了,题字你也很辛苦,所以我表达一点自己的心意!”阎老说:“不要钱!给你题字没问题。咱往下走,疗养院楼下有个老年活动室,我平时就在那里写。”

我们跟阎老到老年活动室,阎老师说:“把你的拓片拿出来,把要写的内容给我。”叔叔拿出了四幅拓片,把要写的内容告诉阎老。阎老濡墨运笔,我发现他微微颤抖的手写得很认真,用了近20分钟,才写完四幅拓片旁的题词。阎老看着我拿着册页,就问我:“你想写什么内容?”我面红耳赤,低头一时无语。父亲看出我的窘迫,对阎老师说:“你给娃写一句鼓励的话就行。”阎老稍一思索,在册页上题写了“古今至文多血泪 谷口人阎纲 二〇二三年”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阎老的墨宝,放在一边晾晒。阎老和父亲聊起了文学。说话间,墨迹干了。我谨慎地把册页收拾起来,恳求阎老:“我想拿着您的墨宝和您合个影,可以吗?”阎老说:“可以,可以!”我和阎老同捧册页,让父亲给我们拍下了这珍贵的瞬间。父亲对阎老师说:“阎老师,咱们在你题字的石头旁边合个影,我们就告辞了!”阎老说:“走走。一会儿还有几个朋友从海南来看望我……”我们走到阎老题写镌刻的“孝行天下”巨石前合影,就向阎老依依惜别。阎老说:“有时间了咱再见!”

驱车返回的路上,我们开心地回忆着拜访阎老的点点滴滴。阎老这么大的年纪,却比同龄人精神都好;这么大的名气,却比许多“大家”都平易近人……我在内心期待,与阎老的再次相逢。

读书之人写文章用笔名,算不得附庸风雅,而是通常包含个人的寄托,亦有座右铭之意,或许为规避风险,或许是出于偶尔甚至另有隐情。我用笔名发表文字,当然也在其中。

我是以写新闻稿起家的。笔名白杨首次变成铅字,是在1987年10月12日《陕西农民报》上。当时的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心切,急需知识,急需信息。可那时的新闻传播媒介一是广播二是报纸,广播的声音稍纵即逝,有其局限,群众花钱订的报纸又捎来转去,送不到订户手里,上赵塬村的两名青年自愿义务送报,受到村人称赞,我就采写了一篇《两青年义务送报受赞扬》的小稿,很快刊登在了《陕西农民报》上。

正如茅盾不姓茅,鲁迅不姓鲁,念过书的人都知道那是沈雁冰和周树人的笔名。尽管也有不少人称我为白老师或杨老师,我不姓白不姓杨也不解解,哈哈应付着。

在那个火红的年代,父亲给我取名“张红民”。读小学有一次迟到,老师当着全班学生挖苦我:“我看你应该叫‘张黑民’”。后来,我也没

征求父亲意见,索性取了“民”字,叫张宏。虽然取了“民”字,并非不爱民,我本是民,在半生的工作中孜孜以民,认真做着为生民立命的事情。也有人认为,写文章用真名,不有被人疑为追名逐利的危险,还可能被人指不好好工作、耕种“自留地”云云。用个笔名,可以省却许多麻烦。其目标就是为了躲避麻烦,笔名也无深意寓意存焉。而我认为,时代更新了,成名成家已经不是恶逆,还会受到一些英明领导的赞许鼓励,文章署名各随各愿,大可行不改姓,坐不更名。

白杨是我自取的笔名。小时候,我们村前有一条两米多宽、日夜奔流的大水渠,称为水泵渠。水泵渠从汝河中游发源,专供下游几十个村子的水轮加工粮食之用。我村在水泵渠两岸,栽植着两行高大的白杨树,父亲是木匠,从村上买下白杨树,伐了做成板柜,卖给没处存放粮食的村民,挣一点手艺钱。每每伐树的时候,父亲就讲:“白杨树是可用之才,不挑土,长得快,扦插就能成活,人也要一样,啥环境都能适应,要做有用之才。”父亲这些话,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。后来学了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,我的思想也慢慢跟着升华到伟岸、正直、朴素、严肃,坚强不屈与挺拔,磨折不了,压迫不倒,力争上游,力求上进。我觉得,以“白杨”为笔名,于我再好不过了。

我学文学,先是摸小说。一位贤兄劝我:“文学当不得饭吃,写新闻稿吧。”于是,我就学写新闻,获得了不少新闻奖,还真的当了饭吃。写消息,写通讯,写调查报告,写言论。学写新闻言论,始于1991年夏,尤以1999年为两盛。1999年那阵儿,西安一家省级报纸几乎两天就发一篇我的言论。一个人的文章多了,对报纸来说并不是好事,不管作者队伍阵容如何,报纸不能示人以兵缺将寡。因此,编辑不用征得我的同意,就自作主张代我取名,于是我就多了“章洪”“章弘”“一鸣”“张声”等好几个编辑同志代取的笔名,不过,看起来也不离谱。

离开新闻单位后,就不再采写新闻类稿件,偶尔写点散文,用得最多的还是“白杨”。爱白杨,在心里,每每唱起在西北军营时学会的《小白杨》,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若将岁月开成花

□邵庆芳

一种花开,记录一段生命绽放的时光,于岁月流转中铺开人生画卷,在劳碌奔波的留白之处,于花草蓬勃中,用指尖的眷恋将静美时光描成诗行。阳台上栽的两株重瓣栀子花,已完全攒足精神直起了腰身,因为经历了从南到北一路远足颠簸,又相适新土的磨合适应,一度有些疲惫,本该满树娇艳的花骨朵在我潜意识里觉得会凋零,不曾想也完全舒展开了花瓣,在明亮的晨光里,面向着我,勃勃生机,清甜的花香弥漫在整个客厅,洁白的花朵在鲜绿枝叶的映衬下美得让人陶醉。

情不自禁地,我想剪下几枝花苞戴在手腕,想起在四川生活的时光,每逢过会,总看见大街上大姐大姐抱着竹编小篮子,小心翼翼又分门别类地放着花苞、花朵,亭亭青绿托白洁,幽幽清雅香扑鼻,让人忍不住买上几朵,边走边闻,边走边陶醉……

花以我芳华欢欣,我予她弱水几瓢。浇水施肥修枝造型,我热衷于将自己的热爱与耐心融入花朵枝叶中,而这些小生命也以自然恬静的美,不急不躁、舒缓有序地卸去我的疲惫倦怠,给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增添美好,也丰盈富长着年复一年的平淡岁月。

花花草草养了几十种,每一种都很普通,但每一种我都用心照顾。这个时期,海棠、天竺葵等正开得美不胜收。

天竺葵系列一共养了三盆,除了记住叫苏菲的,其他两盆连名字都不知道,就以颜色来区分吧。苏菲的花瓣是奶油白配粉边,花朵仙得像名字一样,一盆分叉三支,数十朵花苞挑在枝头,朵朵秀美妩媚,优雅大气。粉紫的那盆,花开得层层叠叠,有我拳头般大小,每一片紫色花瓣边沿都镶

世相物语



杏子压枝黄半熟

□姚秦川

苗,竟然长得比我高出一头。

时间长了,我觉得杏树就像自己一个亲密的小伙伴,有什么心思,不能给大人说的,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说给杏树听。在我和我父亲的一起努力下,杏树长势良好。又过了两三年,杏树已经长得窜到房檐上了,竟然在那一年,结了十几个黄黄的杏。放眼望去,还真有一种“杏子压枝黄半熟,邻墙。风送花几阵香”的美妙之感。

我当时仔细地数了数,杏树在第一年一共结了18个杏。虽然不多,却让我们每个人都品尝到了它甜甜的味道。父亲说由于我经常看管杏树,所以,我比两个姐姐能多分到几个杏子,惹得两个姐姐一个劲儿地抱怨父亲偏心眼。

除了能品尝到果食的甜美外,每天放学后,我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,在杏树底下玩耍捉迷藏。浓郁茂密的树冠是我们乘凉和躲猫猫的天然场所。一会儿,有人像猴子一样灵活地爬到杏树上躲藏;一会儿,又有人从树干上哧溜一下滑下来。随即,就被躲猫猫抓到后的大喊大叫。坐在不远处的大人们望着我们,脸上挂着笑,间或发出一两声责怪的声音。

几年后,我们全家搬进城里。离开老家的那天,我和父亲一起来到那棵早已长成参天大树的杏树底下,谁也没有说话。这棵杏树带给我们全家人太多的快乐和甜蜜的记忆。终于,我忍受不了和杏树即将分别所带来的伤感,哭哭啼啼地对父亲说:“我不去城里,哪里也不去,就守在老家,看管杏树。”

父亲抚摸着我的头,叹了一口气说:“别难过,等有空的时候,我们还可以回来看望杏树。”终于,在全家人的劝说下,我和心爱的伙伴道了别。

有一段时间,我会隔三差五地央求父亲回老家看望杏树。回去后,我会将自己在城里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喜怒哀乐,很认真地说给杏树听。伴随着树叶随风吹动的沙沙声,我仿佛真的感觉到了杏树和我的心灵感应。

又过了几年,村里要修一条通村公路,杏树刚好好在规划的地方,必须铲除。听到这个消息时,我们全家失落了好久。再后来,那棵杏树便被逐渐淡忘,有时忽然想起它,只是在某一天的睡梦之中。

岁月留痕



姚秦川画

去菜市场买菜,看到一位提着竹筐卖杏的老大娘,一下被这些黄黄圆圆的杏吸引住了,立即买了十几斤,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塞嘴里,随即一股浓郁香甜的汁液充盈整个口腔。

对于杏的喜爱,从小就喜欢。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,和父亲一起去赶集,碰到一个卖杏树苗的,父亲买了一颗。拿回家后,我和父亲一起将那棵小小的树苗栽在院子里。令我惊讶的是,只一年时间,当初买回来时还没有我胳膊长的小树

夏日第一声蝉鸣

□曹春雷



知了都会叫,只有公的才会叫,因为要吸引母的,才叫得这么卖力。后来,我捉到蝉,发现它们肚子上卡着两个膜片,它们是用肚子在叫,通过肚子的一收一缩震动膜片,便发出了声音。母的是没有这层膜的。

那时的傍晚,挖还未出土的蝉,在树干上捉刚刚从洞里爬出来的蝉。白日里,用竹竿去粘叶子下已经蜕变的、大声鸣叫的蝉。捉来的,有些被端上了餐桌,有些卖给饭馆,换了钱买雪糕,或者玩具什么的。

那时捕了那么多的蝉,树林里的蝉声依然稠密。现在夏日里回老家,听到的蝉声稀疏了,甚是寥落。

单位附近,前几年有人用篱笆围起了一片地,种了树,并搭起了简易的屋子。昨天才发现,那里立起了一块牌,上面很醒目地写着“蝉园”。原来,这林子里早已种下了蝉卵,只等现在收获了。居然有种蝉,居然还成了一门生意。

这里的蝉在地下蛰伏几年,现在是否有机会爬到树顶高声高歌?不会吧,这样一想,心中竟然有些莫名的惆怅。

一溜身穿绿白黑相间校服的孩子,一人一句地唱着:“我是你们藤上结出的瓜/是你们怀里抱大的娃/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/有苦全咽下有泪偷偷擦/一双老茧手满头的白发/风雨雨雨撑起幸福的家……一辈子的总操心究竟图个啥/就算天大就算地大/也比不上你们的恩情大……省吃俭用尝尽了酸甜苦辣……”

□朱金华

听到第三句的时候,我眼泪夺眶而出。不知源于酸涩还是心酸,还是浓重乡音透出的质朴无华,抑或饱含深情的歌词和悠扬荡气回肠的曲调婉转,让我此刻难以抑制住情绪,任由泪水在脸庞肆虐,释放内心深处压抑的。这兴许是人们常说的,诗歌是悲情的艺术音乐体现着悲情之美的缘故吧。

到了易于怀旧的年龄,一触碰某些画面或场景,哪怕一句在别人看来无关紧要的话语,都会勾起我的遐想,特别是关乎父母的话题,总让人心中掀起波澜,再难平静。

单位走廊的墙上有条廉政文化墙,《趁父母亲大人还健在时 我们应做的88件事》一栏,最令我惭愧,比照下来,二老健在之时,我又做到了几件呢?如今,每当看到别人假在父母身边享受做子女的快乐,我只能在后山的柏树下,对一抔黄土自说自话,耳畔回响起不厌其烦地唠叨,浮现布满老茧的双手不停劳作,还有微风吹拂的满头白发,只有父母对子女才能做到的小事历历在目。

记不清那年我几岁,膝盖上长了一个脓疮让我不能行走,父亲从单位赶回家,在山上挖回带刺宽叶片和大蒜捣碎成泥,然后用一块布包着我敷在脓疮上,说这样可以吸走脓。刚碰到脓疮,疼痛让我拼命喊娘,任我怎样闹腾,父亲不曾停歇,取下敷的药包,脓疮了无踪影,父亲歇手了,我的漫画还没停下来……

读过一则故事,一个大学生经常从学校翻墙出去上网。一天晚上他又准备翻墙,他刚骑在墙头准备跳下去的时候,却缩回了双脚,拔腿就跑,折回宿舍用被子捂着头。从那天起,他发奋读书,补齐所有挂科,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,同学们都以为那一晚他撞见了鬼。他说:“正要跳下院墙的时候,一个熟悉的身影靠在墙根,仔细看才发现是父亲坐在那里,他从大山深处赶来给我送生活费,舍不得花钱住旅馆,在院墙角坐了一夜。”

都说世上最蠢的事是给人讲道理,自己觉悟了,哪还稀罕人家的苦口婆心。当我身为父亲,才感受到从前在父母前行得那点儿孝道,比起父母对我的恩情,不及万一。

当父母还健在的时候,牙齿还咬得动的时候,腿脚还灵便的时候,耳朵还听得见的时候,让他(她)吃好喝好,陪他们转转,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。这样,晚辈就会少一些遗憾多一份欣慰……

不经意间,孩童们演唱的画面又在眼前浮现,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……

在曙光中寻找力量

□白惠

在无尽的黑暗之后,天空的暗红与金黄相互交织,宛如天空的帷幕被缓缓拉开,黎明开始从地平线上悄然升起。

初光透过云层的缝隙,发出淡淡光晕。那一抹微弱而温柔的光芒,让一切开始苏醒,大地在柔和的光线照耀下,显得愈发生动,仿佛是一幅画卷,逐渐浸染色彩。过了一会儿,太阳隐约露出边缘,如同一颗耀眼的明珠,散发出无尽的光芒,天地间的色彩开始焕发出生机,天空的颜色也从淡蓝渐变成明亮的天蓝,似乎在向全世界宣告:新的一天已经开始。

城市的街道在黎明中苏醒,逐渐热闹起来。站在窗口,我看到早起的居民匆匆行走着,背着书包的学生们欢快地向学校赶去,商铺的店主们早早开门,忙碌的身影在街头巷尾穿梭,平凡的日子有着奔波与活力。早晨的世界弥漫着淡淡的雾气,给予人们清爽和力量。

我走出家门,迎着清晨的微风,感受着清新空气,黎明的光芒扫过我的身体,照亮我的脸庞,站在这天地交汇之处,沐浴在朝阳的温暖中,感受着无尽的能量。黎明的光芒也笼罩着公园,清晨的公园充满了生机,阳光轻拂着花草和树木,透过树叶间隙,投下斑驳的阴影,人们在晨曦的照耀下,聚在健身器材旁,强身健体,享受着生命的美好。

黎明的绽放也在人心唤醒一份温暖和感动。每一个黎明,都是新的开始,是抛开过去的一种态度和勇气,它提醒着我们,无论昨日如何,都要坚持追寻自己的梦想,执著地迈向远方。愿我们每人都能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中,找到自己的勇气,展翅高飞。